



逆风沙

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 1911—1945

CHONGQING CHUBANSHE



汪溪等译 (美) 巴巴拉·W·塔奇曼著

逆风沙

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 1911—1945

(美) 巴巴拉·W·塔奇曼著 汪溪等译

重庆出版社

(川)新登字010号

Barbara W. Tuchman
Sand Against The Wind
Stilwell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 1911—1945

本书据Bantam Books, U.S.A, 1972年版译出

责任编辑 刘曼若
封面设计 高济民
技术设计 忠凤

(美)塔奇曼 著 汪溪 等译
逆风沙—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新华书店 经销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 23.25 插页 2 字数 518千
1994年5月第一版 1997年5月第一版第二次印刷

印数：1,001—4,000

*

ISBN 7-5366-2374-7/K·131

定价：25.00元



《国际友人丛书》编辑委员会

主任委员: 黄 华

总主编: 爱泼斯坦 高 梁

顾问: 许力以 萧 乾

玛拉沁夫 赵 寻

解力夫 毕朔望

段连城

裘克安

编辑委员: (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新善 许 邦 田家农

伏 琥

任鸣皋 沈昌文 李 侃

孟纪青

周长志 林茂荪 林尔蔚

林君雄

罗尔庄 陈休征 陈志强

陈秀霞

顾子欣 高 梁 崔 烈

陈华

谢善晓 爱泼斯坦 蒲华清

黄 华



《国际友人丛书》总序



在我国首都和地方一些中外文出版社的共同倡议下《国际友人丛书》即将陆续出版问世。这是我国出版界为更多地介绍国际友人而做出的尝试，也是很有意义的一次创举。对此我表示衷心的祝贺。

翻开中国近代史，在各个时期里都有大批国际友人支持中国人民的正义进步事业。他们有的不顾个人安危，直接投身于中国人民的革命洪流；有的冒着风险，积极支持或参加中国人民抗击外国侵略者的英勇斗争；有的渴求真理，公正地介绍中国实况，赢得

2758 / 13

了国际上对中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有的呕心沥血，忘我无私，把一生最宝贵的年华献给中国人民。新中国成立以来，又有大批友人为中国的四化建设和改革开放而勤奋工作，奉献才智。他们中的许多人，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有的甚至光荣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他们像灿烂的群星，在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中闪烁着永恒的、耀眼的光辉。

他们是各国伟大人民的优秀儿女和卓越代表。虽然在国籍、肤色、语言、专业上各不相同，也各因不同处境而与我们的看法不尽一致，但是，他们的共同点是，都同情和爱戴中国人民，把中国人民的事业当作自己的事业，并能为此做出贡献而感到光荣。中国人民因有这么众多的国际友人而自豪。他们的深情厚谊和无私奉献的国际主义精神，像雨露和阳光，使我们从中汲取着前进的力量。

在这些国际友人中，不少人留有自己的著作，包括自传、日记、书信等；也有中外作家、学者、亲朋好友所写的关于他们的传记或回忆。这些著作大都记载了他们个人在中国的经历和生动感人的事迹；体现着他们的高尚品质和情操；反映了各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深切情谊和期望；同时也记录了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状况，以及中国人民及其领导人在寻求民族解放和人类进步的道路上所创造的史诗般的业绩。其中有些已被世界公认是了解中国近代史必读的名著。无疑，这是国际友人留给我们后人的巨大的精神财富。

在中国，这些著作曾受到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在三十、四十年代，大批中国青年是在阅读了其中一些著作后而走上民族解放和革命的道路；新中国建立后，这些著作又激励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民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然而，这些著作中，有

的因年久而已失传或绝版；还有不少著作尚未翻译出版，为中国广大读者所不晓；许多国际友人未留有著作，但关于他们的事迹却流传不少；尤其是那些如今健在而已年近古稀的国际友人，他们仍保有不少资料急待加以整理。因此，发掘整理这些资料，编辑出版这些著作，不仅十分必要，而且非常迫切。

抱着这种责任感和紧迫感，由各有关出版社的社长、总编、副总编和一些中外专家组成了《国际友人丛书》编辑委员会，其目的是有计划、有步骤地组织这套丛书的编辑、出版和发行。这套丛书将以国际友人的传记为主，也包括他们的一些代表性著作；除中文版外，还出版一些外文原著。我希望编委会经常同作者、译者、中外朋友和广大读者们保持联系，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以便能够集思广益，发掘选题，确定书目，保证出书质量，向中外读者提供更多更好的介绍国际友人的著作。

今天，全国人民正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发前进。编辑出版国际友人的著作，介绍他们的光辉事迹，发扬他们的高尚品质和献身精神，不仅对国际友人是种纪念和慰藉，对国外广大朋友是种鼓舞，而且对于我国人民，特别是广大青年，更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我相信，当我国青年一代读到国际友人这般热爱中国和中国人民的事迹时，一定会激发出更加巨大的爱国主义热情，更加坚定为人民服务的决心；当读到这些著作中关于中国革命艰苦而光荣的历程时，一定会更加珍惜中国革命前辈用生命和血汗创造的业绩，更加发挥艰苦奋斗、勤劳创业的革命传统；而国际友人的无私奉献的国际主义精神，更会启发我们青年一代广开眼界，培育高尚情操，树立远大理想，把自己同可爱的祖国和广阔的世界联系起来。

我想，《国际友人丛书》的出版，也是为了表达我们长期以

来对这些国际友人的无限感激和永恒的思念。没有这些国际友人的支援，中国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是难以取得如此伟大成就的。

祝愿国际友人们的伟大精神永放光芒！祝愿中国人民同世界人民的伟大友谊万古长青！

黄华
1990年9月

前　　言

本书的主题是美国同中国的关系，大而言之，也是美国同亚洲的关系。表达主题的媒介是史迪威将军的毕生经历。何以是通过史迪威呢？因为他一生事业的焦点在中国，他的教养背景和性格却是完完全全地美国的，二者合于一身；因为他同中国的联系持续的时期是从激动人心的辛亥革命开始的1911年起，一直到国民政府衰败的决定性的1944年止；又因为他在中国服役的各个时期是反映那个时代的三棱镜——1920年至1923年军阀时代任语言教官，1926年至1929年当蒋介

石登上权力宝座时在天津任美国驻天津的第15步兵团军官，1935年至1939年日本侵华期间，任美驻华使馆武官，最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任战区司令官；还因为在这整个历史时期的最后和最紧要的几年里，他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人物。他缺乏耐心，尖酸刻薄、并不精明、绰号“醋乔”，(Joe乔-系Josopl约瑟夫之昵称。又译“尖酸刻薄的傢伙”——译注)，本非担当此任的理想人物。但是，由于他通晓中国语言，了解中国，对中国人民友好，对任务有信心，坚韧不拔，再加上其官职地位和权力，在他身上体现了他的国家在亚洲所作的最大努力，体现了后来事实证明了的，他的国家在亚洲的经验的悲剧性的局限。

我深知要探讨美国对华政策这个领域要冒风险，因为随着蒋介石被共产党人打败使美国所作的大努力付诸东流之后，这个题目在最近的公众生活中激起了一场最激愤、危害最大的攻击诋毁。无论如何，既然中国是使我们卷入东南亚的根本原因，值得冒风险去探讨这个题目，即使它是不容易对付的。我有理由再加上一句，本书叙事截至1946年止，但所涉及的渊源却达到了遥远的往昔。史迪威将军于1945年写给西点军校毕业班学员的信说道：“你们会听到很多议论，说这一代或那一代人如何把事情弄糟了，使我们打了仗。真是胡言乱语。所有活着的几代人对我们干的事都是负责的。所有已不在人世的各代人物也是如此。”

我愿对那些自然而然地成为传记作者的主要材料来源的史迪威日记作点解释。既然日记是除了他自己外，旁人不看的，我这样做便成了一个非法入侵者。他在1906年的袖珍日记前面

空白页上有明确的警语，“这本小册子干你屁事。”我确认私生活不容侵犯的权利，我不赞成有些人的观点，认为后代人有某种“权利”了解一位知名人物的私生活，即使他本人不愿意让旁人知道。但是，就史迪威而言，历史的需要早已超越了私事保密的成规。战后，变得重要和必要的是应让史迪威自己的声音去澄清关于他的指挥权的种种争议。经他的家属同意，他在1942—1944年写的战时日记和信件由曾任驻中国的美国记者白修德编辑成册，于1948年以《史迪威文件》的书名出版。其原稿和其他战时文件也曾提供给中、缅、印战区的官方陆军史的作者查尔斯·罗曼诺斯和赖利·森德兰使用。此后，便赠送给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市的胡佛图书馆供公众使用。既已有了上述的做法，那么让写传记的作者看到史迪威在职期间直到珍珠港事件以前的其他文献是合乎情理的。史迪威夫人让我使用了迄今尚未出版的她所收藏的日记、信件、文件、杂贴簿、家庭影集以及其他材料。

《史迪威文件》成了轰动一时的畅销书，并成为其后的史学家获得宝贵的事实和说明问题的引语的一个来源。然而，一个人自己的日记，有时似是而非，并不表现那个人的真面目，或无论如何，不能完全表现那个人的真面目，且不说日记只提供一边观点，因为史迪威有意识地使用日记发泄其自称的“愤怒”。他的暴躁脾气很大程度上是天生的，又因特定的颓丧处境而加剧。他不满足于写日记，事后重写或扩展他的笔记在较大的笔记本上或单张纸上，这些他也都保存着。有时，这个重写的过程也被记录下来：“写呀，写。可怕。”或是“我只是为了不去咬暖气片才乱涂乱写的。”这样的烦躁忿怒，在旁人只不过是瞬息即逝的，而在他已成了历史的陈迹了。他的尖酸刻薄，在生

活中由其他的品德所弥补，却以不适当的比例保留下来了。

最后，我知道这本书由于它的题目的性质，对中国和中国人民是不公正的。因为它，特别是在后半部，集中写的是中国历史的低点，是中国历来未享有声誉的军事活动能力，因而消极方面占主导地位。那些使中国人居于世界各文明民族前列的特征：有人望、艺术想像力、哲学头脑、性格强力、智慧、幽默感、工作能力等品质未在书中得到适当比重的记述，作者对此只能表示歉意。

序言：危机

1944年7月，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高潮，美国政府正式请求蒋介石委员长任命一位美国人，具体地说，约瑟夫·W·史迪威中将指挥全中国的武装部队。这个建议是史无前例的：从未有过美国人直接指挥一个盟国的国家武装部队。史迪威将军已经是在中、缅、印战区一位有功绩、引起了争议、并同一些人有夙怨的人物，众人皆知对蒋委员长来说，他是位“不受欢迎的人。”在此之前，委员长曾要求美国将他召回去，因此上述建议就更加奇特了。

然而，中国的情况被认为是“严峻”的，需要“孤注一掷的解救”。使中国继续打下去，保持她的战斗潜力的一部分，防止日本在大陆稳固地站住脚，这些目标是对美国战略和战后政策极为重要的。罗斯福总统在致蒋介石信中写道：“整个亚洲的未来濒于危急，美国在该地区消耗的巨大力量也有落空的危险。”他接着说，他全然了解，“你对史迪威将军的情绪，”但是，“我不知另外什么人有能力，有力量，有决心消除正威胁着中国的灾难。”

日本人对当时尚未被占领的中国发动的扫荡式的进攻加速了危机出现。4月发动的攻势进展迅速，残酷地突破了软弱无力的中国人的防御。这个攻势将构成使中国窒息并占领美国空军基地所在地区的威胁。在战争的这个阶段，日本对于美国横渡太平洋西进的攻势是防守的，她的海上供应线正危险地被美国从华南基地起飞的空军袭击而大大地削弱了。日本人发动这次攻势的目的在于铲除美国的空军基地，保证从满洲到东南亚联结起来的陆上通道，并孤立自由中国，切断她同可能从中国沿海登陆的美军的联系。

如果达到了这些目的，正如敌人快速的胜利以及没有中国的协同抵抗所表明的，他们很可能如愿以偿，那么战争将会延长，无人知晓延长多久。日本可以联结其交通线，清除掉美国尔后行动的基地，从而巩固其对中国大陆的占领，即使本土诸岛丧失，日本政府尚可退到大陆去。

再看远点，笼罩着的是更为暗淡的前景。如果中国崩溃了，美国在远东的政策的全部目标也可能成为泡影。这个目标要求战争胜利后，中国强大和稳定到足以取代日本的地位，以维护远东的和平。中国持续七年抵抗入侵之敌，比任何其他国家都

长，他遭到破坏性的重击，又被封锁，已远不强大了，其经济被敌人的占领破坏，政府疲惫不堪，腐败退化。由于害怕共产党人从内部威胁，全民抗战的努力业已瘫痪。而在1937年的国共和谈以前，蒋介石10年来一直徒劳无效地妄想消灭共产党。如若他的政府现在垮台，中国将在内战中分裂。即使国民政府在日本人新的攻势下在缩小了和分割了的地区存在，其内部的失败主义和腐朽将会加深。最终，即使能在战争中支撑下来，千疮百孔的中国是否能迫使日本投降并保持她自己的完整？如果不能，那末谁将成为亚洲稳定的基础呢？

这些就是向美国政策投下阴影的扰人问题，而这些问题的发展结果是否定的那将会断送为战争支付的巨大的努力。希望中国强大，成为战后和平的四个基石之一，从一开始便形成了罗斯福的政策，并指令全力支撑中国走出战争。军事战略是同此政策平行的。这个战略希望中国的而不是美国的人力在大陆作战；但它需要中国的国土作为目前作战的空军基地，将来则为地面部队作战的基地，最重要的是它依赖中国持续的抵抗在大陆上箝制100万日本军队。否则，这些日军就可能对准美国在太平洋上从一个岛到另一个岛的危险的进军予以还击。代表远东最后的一个自由国家的重庆政府，其倒台，投降或通敌可能导致亚洲其他国家同日本达成协议，这是罗斯福最担心的事。正是由于上述这些原因，才决定从事长期艰难的向中国供应物资、激励、动员中国，并重新打开经过缅甸的后门。自珍珠港事件以来，这项任务就一直由史迪威将军承担。

设在长江三峡以西遥远的重庆市的中国政府没有阻止日军前进的防御计划。只有政治手腕而无军事才能的蒋委员长，其防御是依赖美国第14航空队的空军力量和它那自信的指挥官陈纳

德将军。他曾保证说，如果美国人能给予充分的补给，他可以遏制甚至打败日本人。这全然适合委员长的心意，因为他有了打日本的替身，同时他又得以保存中国有限的军事力量用于对付内部敌人。他的最精锐的几个师并未投入对日作战而是在北方的共产党人地区周围按兵驻防。其他方面的异己势力也长年地使他萦扰于怀。华南地方军的指挥官中他的老敌手，在重庆屡屡失败的情况下蠢蠢欲动，正在酝酿另一次分裂主义的活动，这是中国长期以来的大患。

在这些压力下，蒋介石既不愿让嫡系部队在伤亡重大的对日作战中去冒险，也不允许那些不可靠的部队得到美国人的训练、装备和武装，以防有朝一日他们会掉转来与他为敌。他极力地索取可能得到的一切美援——武器、金钱、军需品，并不用于对付共同敌人（他预计不管怎样，他的盟友终要打败他们的），而是用于他这个主要行政长官认为对他的国家最重要的目的上——使国民政府生存下去。这就是套着他的网，也是驱使他和史迪威之间长期进行斗争的原因。

史迪威没有建议派出代替中国部队作战的替身。他一贯主张空军不比保卫机场的地面部队强。日本人的推进现在使他的理论有了惊人的说服力。他的目标和接受的使命是促使中国的地面部队发挥其战斗力；训练、武装、装备中国士兵，保证其军饷、膳食和医药，以创建一支有战斗力的军队。他曾对记者说，“如果我能证明中国士兵是像其他盟军的士兵一样好，我死也快乐。”他通过在缅甸指挥两个中国军的作战证明是可以办到的。但，以美国教官和装备在中国训练60个师的计划，却是要克服种种挫败和拖延的无休止的斗争，其中有些是人为的。

在蒋介石看来，每一支由美国人训练的部队就是一支削弱

了他的控制的部队。他不能拒绝这个计划，因为他是完全地依赖美国的援助的，但是他可以拖延、阻挠或盗用军需品。两年多内，两位不屈服的人，同等的坚决，互相仇视，又是臆想的盟友，在中国的命运上角力搏斗。蒋介石曾三次要求或诱使旁人要求美国召回史迪威。史迪威则蔑视委员长，而他并不圆滑地加以掩饰。

史迪威以绰号“醋乔”为人周知是有理由的。他是一位高度尽责、极端正直的人，太容易厌恶旁人的缺陷，特别是对高层人物，更是疾恶如仇。他不能去逢迎他不尊敬的人，那不亚于让哑巴说话。他愿意去干建议他去干的事，如果他能不要职位也能干的话。他已然是中、缅、印战区美军总司令，东南亚最高联合指挥部副统帅，中国驻印军的司令官，中国赴缅作战的战地指挥官。在中国战区的名义是蒋介石的参谋长，中国陆军训练与作战司令部首脑和执行租借法案援华物资调拨的主要官员。每个职位都有它相应的参谋班子，相应的铺张礼仪，繁多的文牍。因为他憎恨空谈，厌恶佯装，他宁愿到遍地是水蛭和毒菌的缅甸丛林去同随时出现的敌人作战，他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像U. S格兰特将军(格兰特1822—1885，在美国内战时期是联邦陆军总司令，后成为美国第十八位总统——译注)那样去前线，他脱掉佩戴军衔徽章的制服，舒服自在。穿着便服羊毛衫，士兵靴子，戴上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代他的旧的硬边活动帽，人们可以在离火线几百码的地方见到他，站在一位中国营长旁边，口里嚼着口香糖，用烟嘴吸烟，讲中国话。他61岁，个子不大，瘦瘦，骨骼外露，五呎九吋高，剪短的灰黑头发，一副不悦人的满是皱纹的坚毅的面孔，看上去像体格虚弱，事实上结实得犹如钢丝。他曾在不同时期在中国供职，经历过